

往事鉤沉



身體裡的四季

二十餘年前，還在武漢讀書。有一次代表學校接待一個從香港來的大學生內地訪問團。日程安排上有到當時在國內絕對處於領先位置的武漢鋼鐵公司參觀一米七軋機車間，還有到距離武漢不遠的鄂州西山遊覽。印象中在參觀武鋼時，先在接待室觀看了一個關於武鋼和一米七軋機的介紹短片。其實，那也是我第一次參觀武鋼。儘管我所在的大學距離這座鋼城直線距離並不遠，但當置身於當時在世界上亦處於領先地位的一米七軋機車間、觀看真實的連鑄過程時，內心還是有極大震撼。所以，當香港來的大學生們在這個巨大的鋼鐵世界裡連連發出驚呼叫喊時，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不過，讓我不曾想到的是，在前往鄂州去的路上，香港來的大學生們不停問還有多遠。因為我們在出發前曾告訴他們這是距離武漢非常近的一座城市，而且也是蘇東坡的文赤壁所在。遺憾的是，當時香港尚未回歸，來的大學生又多為理工科專業，所以不僅對歷史上的赤壁不大清楚，對那個向著長江吟詠出「大江東去」的蘇東坡，似乎也沒有多少興趣。所以一路上不停感嘆路真遠。我當時就對此感嘆很是驚訝——在我們看來，鄂州到武漢，不過兩個小時車程。這在內地，已經是很近的距離了，更何況還是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交通狀況遠非現在可比。

多年之後，當我有機會去到香港，在香港島、九龍半島轉了轉之後，腦子裡忽然想起了當年帶那個香港大學生內地訪問團到鄂州去遊覽路上時聽到的那些感嘆——香港學生們是根據自己在香港生活的空間地理經驗或者身體記憶，來想像武漢與鄂州之間的距離的。這跟一個平原生活的人，初到山區之後可能會發出的種種感慨大概差不多。

很多時候，人並不是根據理性來判斷日常生活，而是根據身體裡的本能反應。這種反應，基本上是長期的日常生活經驗在身體裡所刻下的記憶烙印。這種烙印可能是時間記憶，也可能是空間記憶。一個長期在香港這樣四季一塊地生活的學生們，讓他們本能地對內地的廣袤空曠作出一種本能的身體反應，自然會有很大的偏差或者錯誤。

類似的經驗，還有我們對時間的記憶。我一直記得初中一年級的那個五一國際勞動節，我是穿着一件新的白襯衣去學校的。也因此，多年來，我一直認為，「五一」時候就應該可以穿襯衣了。如果穿體恤，可能氣溫就偏高，反之則偏低。而在連續經歷了幾次冬季大雪之後，我對一年中什麼時候最冷甚至可能會下雪，也有了來自於身體內部的本能反應。而且更讓我驚訝的是，這種反應基本上沒有太大誤差。儘管現在全球氣候變暖，甚至經常出現一些氣候反常現象，但總體上四季之間的公差依舊。而儲存在身體的對於四季的經驗記憶也依舊。有時候，這種經驗記憶甚至還通過一種逆向的方式表現出來。譬如寒冷，有時候記憶裡出現的，並不是冰天雪地的情景，而是在火爐前架柴或者雪地里活動的情景。

類似的經驗記憶不斷累積，一點點在加厚對於一年四季的來自身體內部的本能反應。有時候連自己都對這種記憶反應的敏感感到驚訝，甚至懷疑到底是感受到了春江水暖，還是先看到了春鴨戲水。長期在都市裡生活，可能讓我們身體裡曾經儲存的對於四季的經驗記憶變得遲鈍——都市生活本身，就是一種通過人為的小環境生活方式，來改變自然環境對於人與生活的影響的。我們或許因為這種改變，而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舒適了，但在我們成長過程中與自然之間曾經建立起來的關係，可能亦因此而被切斷或改變。除非我們有能力徹底改變自然對於我們身體與生活的影響，否則的話，這種改變對於我們身體和我們生活究竟意味着什麼，未必不是一個需要三思的命題。

人生在線



敬畏一條狗

流沙

狗叫小黑，是條哈巴狗，它會算數。問他二加三等於多少？它抬起頭，望着主人叫五聲。記者扛着攝像機去了，現場拍攝，問2乘3等於多少？哈巴狗對着記者叫了六聲。那麼，12除以4等於多少呢？哈巴狗叫了三聲。真是怪了，狗竟然會算數。可記者不相信。她再問100減1等於多少？結果，那哈巴狗不停地叫，整整叫了99下。試驗毫無破綻，不存在任何作假。但有位專家看罷視頻，一語道破天機。雜技團裡，猴子會鞠躬，海獅會拍手，老虎會鑽圈……這並不能說明的動物天生具有這樣的技能，而是訓練的結果。那條狗會算數無非也是後天訓練而成。當主人報給它一個數學式時，狗會看着主人臉色和肢體動作，當它叫到正確答案時，主

「為什麼他們恨我們？」

純上燈下集

進殖民主義、支持猶太復國。但是，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贊同阿拉伯各國自治的，而且美國產品和文化歷年來遠銷各國。所以，在「九一一」之前，大部分阿拉伯人對於美國的好感不低，讚賞美國的科技、文化、人民和民主自由的體制。伊斯蘭教徒像基督徒一樣，從事宗教活動，可是他們也為自己的生機、家庭操心，並不都是恐怖分子或者戰爭狂人。

可是，「九一一」之後美國政府的一系列舉措，包括發動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闢塔那摩虐囚案，對美國境內伊斯蘭教徒的監控歧視等，卻讓阿拉伯世界對於美國的觀感急劇惡化。然而，即使如此，年輕人依然對美國的通俗文化，包括衣着、音樂等極感興趣，只有年長者思維比較僵化。特別是在二〇〇八年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以後，阿拉伯世界看到新的希望。因為他父親的背景和本人的友善態度，譬如他二〇〇九年在開羅大學的講話，奧巴馬曾被阿拉伯世界視為扭轉美國政策的關鍵人物，可是他當政以來並沒有實際建樹，又造成了民間的失望。

左格比指出，關心阿拉伯世界到底怎麼看待自己不是美國人自信不足的「怨婦」情緒作怪，而是因為這個地區與美國的切身利益生死攸關。從一九七〇年代越戰結束以來，美國在中東所花的財力、物力和人力遠超在別處的投資，這裡也是他們發動戰爭最多、運送武器最多的地方。所以，作者呼籲美國國會、政府和人民要改變對阿拉伯世界的偏見，努力開創平等交流、理性溝通的局面。作為阿拉伯裔美國人，他也號召自己的族群既要學習阿拉伯文化，了解自己的文化傳統，也要搭建橋樑，幫助美國廣大人民傾聽來自阿拉伯世界的聲音。

喬叟與坎特伯雷

王亞蘭



八百多年前的一宗大主教被殺的驚世大案，讓坎特伯雷大教堂在一夜之間，成為歐洲聖徒們的朝拜地；稍後，英國文學之父喬叟，採用聖徒在朝聖路上講故事的橋段，創作了享譽文壇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流傳至今。數百年來，世人領略坎特伯雷的城市魅力，總會聚焦在宗教聖地、文學重地上，歲月輪迴，古城風韻依存。

坎特伯雷座落在英格蘭東南部，與倫敦相距約一百一十公里，距東南部盡頭的多佛爾港（Dover）約三十公里，該港口被認為是歐洲大陸進入英格蘭的最佳捷徑。筆者從倫敦東區的奧運主場地（Stratford）搭乘新開的特快列車線，約一小時十分鐘到達坎城的西站。沿着指示牌向城東方向前行，穿過中世紀修建的西城門，即進入繁華的中心地段，禁車的馬路上是遊客的天下，道路兩旁全是各式商舖，那些保留古建築風格的門面總會引來遊人欣賞的目光，不經不覺間位於城東北的大教堂已躍然在目，此時的教堂門外已排着一百多人的購票長龍。

遊客們的參觀路徑從大教堂的西南門開始，儘管該門外牆留有新修葺的痕跡，卻未能掩蓋其都鐸王朝時的建築特色，整座大教堂的外貌融合了十一世紀至今的歷史及其建築風格，如十五世紀末興建的垂直式哥特風格的哈利鐘樓，建於十二世紀的羅馬式安塞姆塔樓等，如今仍昂然屹立，為大教堂增色不少。

坎特伯雷大教堂被尊稱為英格蘭教堂中心，其大主教是英國首席的主教，它最早建於公元五九七年，可惜一場大火吞噬了這座古建築；十一世紀下半葉被重新興建，在此後的一千年間不斷地在修復、擴建中

，最後形成為一座受世界遺產保護的歷史文物。在講解員的帶領下，人們穿過大教堂的中廳徑直到北堂的參拜點，這是一一七〇年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被刺之地，一批批來自歐洲及日本的遊客，站在現代式樣的劍尖祭壇前，向着一把被懸掛在牆上的斷劍朝拜，講解員嫵媚道來，當年貝克特正在做彌撒，被國王亨利二世派來的四名騎士刺殺在聖壇上，這是一起君主利益與大主教利益的直接性衝突事件，一夜之間，大主教被害事件傳向歐洲，大教堂隨之成為各國教徒們的朝拜之地。

在蜂擁而來的朝聖客人流中，有記錄顯示，喬叟不但因公務於一三六〇至六一年間到過這座城市，而且在一三七六年為黑王子即蘭開斯特公爵的兄弟在大教堂下葬時，他曾受邀到場，此舉被認為是喬叟報答公爵終身庇護，由此可見喬叟對這座城市是非常熟悉的。有學者認為，出生於約一三四三年的喬叟，在他四十四歲時執筆寫作「故事集」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喬叟將遊歷歐洲多國的閱歷融會在筆下，更借助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十日談》的橋段，用在故事集的創作上。三十位朝聖客在往返大教堂的路上講述一百二十個故事，結果當喬叟在一四〇〇年辭世時只完成了二十三個故事。由於喬叟運用倫敦方言創作故事集，該作品不僅為英國詩壇帶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奠定了英語作為語言的先河。

為紀念喬叟對英國文壇所作的貢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國遺產計劃組織聯同多個機構共同商議，決定出資二百萬英鎊的資金，利用廢置多年的聖瑪嘉烈特小教堂的空間，打造「坎特伯雷故事集博物館」，讓遊客在朝聖膜拜之餘，到博物館聆聽喬叟的故事，感受其文學感染力。該博物館於一九八八年對外開放。

「坎特伯雷故事集博物館」外景

王亞蘭攝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一日是美國遭受恐怖襲擊的十周年紀念日。「九一一」傷亡慘重，號稱南北大戰以來美國本土死亡最多事件，也讓美國的民族自豪心和自信心遭到了重創。「九一一」剛發生的時候，縈繞在民眾心頭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那麼痛恨我們？」當時的總統小布什歸咎於恐怖分子、甚至阿拉伯世界民眾對於美國民主政體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排斥，他「不是你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的論調，實際上採取了與伊斯蘭世界劃清界線、你死我活的立場。作家詹姆斯·左格比（James Zogby）在新作《阿拉伯的聲音》（Arab Voices）中對這種極端看法提出反駁。左格比的父母來自黎巴嫩，他作為第二代阿拉伯裔美國人，不但進行有關阿拉伯世界的學術研究，而且也是新聞媒體的明星人物：他每周有個專欄在二十個阿拉伯文報紙上發表，又在迪拜的電視台主持一檔脱口秀節目。他還和兄弟約翰合作，經營「左格比國際民意測驗公司」，經常在中東、北非地區探察民意。本書的內容，就是結合他們最近十年來民意測驗的結果寫成的。

博物館位於大教堂的西面，兩者間的距離約五分鐘的步行距離，館外高懸的彩旗是五個精彩故事中的主人公，如人們熟悉的巴斯婦和磨坊主等。遊客們一經進入參觀大門，需借助耳機的指引及其故事講解，去領略喬叟的文學天地。在昏暗的燈光下，進入朝聖客聚集在倫敦某小旅館的場景中，他們三五成羣在喝酒，即將啓程前往坎特伯雷朝拜。接着是簡單的畫面和場景擺布，向人們講述了《騎士的故事》，一對貴族堂兄弟為得到一位公主的愛而相互爭鬥，最後領袖「騎士」獲勝；這時醉醺醺的磨坊主講述了愚蠢的木匠和他的狡猾的妻子，與妻子的兩個追求者之間的故事，雖然故事有些粗俗，但誇張的人物造型和風趣的對話，將木匠妻子的機智形象襯托得淋漓盡致。

《巴斯婦的故事》是喬叟故事集中最為精彩的一段，也是博物館中重點推介的故事，身材肥胖的巴斯婦一出現，即用挑釁的語氣說到，我曾經結過五次婚，在各方面都佔了上風，曾用狡詐、用強權或用某種圈套如不斷嚼舌、不斷抱怨的法術去爭取家庭中的控制權。巴斯婦最後因幫助騎士找到了王后要求解答的問題：女人最想要的東西是什麼？是權力！從而讓騎士開脫罪名與巴斯婦成婚。這篇充滿家庭、婚姻喜劇色彩的故事，被後人認為是喬叟宣揚女權思想的代表作。在《修女的司祭》中，人們領略了好萊塢的公雞與狡猾的狐狸之間的一場爭鬥，當狐狸一口咬住公雞的脖子快要將他置於死地時，聰明的公雞用激將法掙脫「虎口」逃之夭夭。當大家聽到公雞得救後，不由舒出了一口氣。最後在《賣穀罪符的教士》中講述了一個關於貪財帶來致命危險的告誡，當人們聽到教士的開誠布公：「我布道不為別的就為財……我所犯的罪就是貪婪」時，對喬叟的文學語言及精闢獨到的構思發出會心的微笑。

步出博物館時似乎意猶未盡，特別進到與博物館對門的書店內找尋喬叟的故事集以作進一步的閱讀。傍晚正悄然而至，筆者與眾多的遊客們，依然徘徊在古城的人行道上，沉醉在大教堂和故事集的世界中。

文化什錦

扣雀

商子雍

文章題目裡的扣，是一種行為，而雀，則是一個物種；當然，倘若細分，雀有好多種，如「燕雀焉知鴻鵠之志」中的燕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中的黃雀……但本文所說的雀，是麻雀。

大概沒有不認識麻雀的中國人吧！但又有多少中國人，認真關注過麻雀的過去、今天和未來呢？

麻雀是與人類伴生的一種益鳥（起碼也是基本無害的鳥），大多活動在有人居住的地方，麻雀的巢，也常常營造在屋檐、牆洞，和人比鄰而居——當然，這是指舊時的民居，現在的「洋樓」，已經容不下麻雀築巢了。

麻雀還是一種非常聰明機警的小生靈，在有着較強記憶力這一點上，明顯優於其他小型鳥類。得到過救助的麻雀，會對救助牠的人表現出一種親近，這種親近，往往延續很長時間。

育雛期間的麻雀，又特別具有一種無畏精神，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曾在他的散文《麻雀》中，記載過一隻成年麻雀，為保護不慎墜地的幼鳥，以其弱小的身體面對一隻大狗而不退縮的感人場面。其實，類似的場面，我在兒時也曾多次遇到，最後的結果都是，被奮力拯救幼鳥的麻雀深深感動的我和小夥伴們，會想方設法把幼鳥送回鳥巢，讓牠們合家團圓……

不管是西方的基督教，還是東方的佛教，在生命平等這一點上，好像是有着相同的認知。但生命真的能平等嗎？以麻雀為例，作為大自然生物鏈中一個相當弱小的環節，麻雀的受到冒犯甚或傷害，實在是無法避免的事兒。說到這裡，忍不住要道一聲「慚愧」；因為，對麻雀，雖然我曾經多次奉獻愛心，但也曾經多次大為不敬——這就說到了文章題目中那兩個字：扣雀。

小時候，我家住在西安東關景龍池，院子的第三進是一個很大的「廢園」，只不過荒蕪之中，也有家裡的廚師忙裡偷閒種下的幾畦菜蔬、一片月季。冬季，天降大雪以後，在後院清理出一塊沒有積雪的空地，用小木棍支起一個竹籬，竹籬下撒上一把小米，而一條細長的麻繩，一頭拴在小木棍上，一頭則緊壓在躲在不遠處樹背後的我的手腕，於是，一些貪吃（也可以說是不得來吃）的麻雀，便在劫難逃地成為我的俘虜。舊時中國的小孩，大概不少人都有過如此經歷吧！

母親是反對這種遊戲的（這可能和她在教會學校讀了十幾年書有關），所以多數時候，「俘虜」會很快放掉；也有一次，被我偷偷藏起來的一隻麻雀死掉了。死麻雀被裝進一個紙盒子裡，掩埋後院，還築起了一個小小的墳堆……

不過，這種由無知小兒出自遊戲目的給麻雀造成的傷害，倘若同後來麻雀在中國大地上，被由公共權力組織的全民追殺大悲劇相比，那簡直是不值一提。科學昌明的時代，竟然出現這樣愚蠢的鬧劇，真是讓人無話可說！

所幸，歷史總在不斷進步。二〇〇一年八月，麻雀被列入《國家保護有益的或者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中，成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被強行帶上的「四害」惡諷，總算從麻雀頭上摘掉；然而，麻雀的生存又面臨着新的巨大威脅，這就是農藥的濫用！多災多難的麻雀啊！